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一

大學衍義補

夷類　馭夷狄

列屯遣戍之制

秦始皇既幷天下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其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

易祓曰始皇既幷天下北築長城南戍五嶺又有驪山阿房之役兵不足用乃至發謫先發吏有罪者次發贅人之類次發治獄不直者之類次發隱宮

刑徒者次以嘗有市籍者又其次則大父母父母

嘗有市籍者先發里門之左右閭左之戍未及發

右而二世立復調材士五萬以衛咸陽民不聊生

天下騷動而勝廣起矣

秦用商鞅之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

力役三十倍於古

臣按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正卒給中都

官者也

漢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

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為更卒也貧者欲得雇更錢

文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

原按漢時戍邊有過更之法、凡民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因思以爲此法今亦可行、內地衛所官軍戍邊者、每歲分兩班赴邊屯戍、行程往來、頗爲勞苦、且內地人多怯弱、不耐寒苦、而其衛所輪差之際、

不免作弊請準古過更法每歲該戍邊方衛所官旗軍餘計口出錢貼助應戍之人其有壯健之士願受直代人出戍者聽官爲驗其身體年齒相當一體給與令得糧賞惟在得人不必正身此法今亦可行

高祖十一年發巴蜀材官衛軍霸上

景帝後二年發車騎材官屯鴈門

宣帝神爵元年發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詣金陵

臣按此漢初遣軍戍邊散見於史者

臣按今西北緣邊一帶遼東宣府寧夏甘肅四處無有州縣而大同延綏涼洮等處皆有人民及番簇今亦編其丁壯與軍伍相兼守禦然其民既以供賦役而又使之備戰陳有事之時暫用之可也無事之時一體與軍常操似非人情所堪臣請下山西陝西二布政司凡極邊去處如大同延綏民有願自投軍者免其戶糧十二石就以爲月糧官不復支給其本戶糧原數不及者以同里人戶糧足其數其近邊去處在千里而近者有願投軍者亦如之免糧之外別免

本戶數科及凡雜役俾其供送凡投軍者加以義勇之名俾其自備鞍馬器械糗糧隨軍征調庶不勾丁有願替者聽似亦良便

臣按鼂錯之策欲募民相徙以實塞下又欲置邊縣以備敵然今日諸邊見有列屯坐食之兵不須召募舊有衛所營堡之制不須置縣但其所謂五家爲伍合於古法今不必以家爲伍而以五人爲伍使其自相聯屬或其親屬或其交契從其所好官府因而什伍之而其繫籍食糧各仍其舊惟於操練征調之際則用伍法焉每

伍同一字號以一人爲首呼其姓則五人必與

偕所聚集之處

武帝時發天下七科讁出朔方

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

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

明帝永平八年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

勿笞屯朔方五源之邊縣後又詔諸邊者妻子自隨

臣按此秦漢以來讁有罪者戍邊之始蓋置惡

人於荒僻之地以禦魑魅古典也秦始皇讁治

獄吏不直者築長城漢武帝讁吏有罪者出朔

方其來遠矣、

明帝以後又歲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出戍聽從妻子自占邊縣以為常凡從者皆給弓弩衣糧於是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南蠻或叛則置上林將兵羌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

東漢自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邊疆之間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籍京師之兵以出蓋自建武迄漢衰匈奴之寇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連年暴露而禁旅無復鎮衛之職矣、、、、、、、、

臣按漢人疆場之間旣已廣屯增戍列營置塢
而國有征伐又藉京師之兵夫內地有寇可出
京師兵以平之若夫邊圉之寇必須用其邊兵
葢邊兵生長邊陲慣於戰鬭知虜人之情狀識
道路之迂直且復屢經戰陳目熟心定若夫京
畿之兵驕奢脆懦况受命而總兵者皆
天子之勳貴報效而從征者皆是權貴富豪子弟
欲希功以得官耳非實有材勇欲敵所愾以建
功業也一至邊城旣不能戰反役使邊兵之
善圖者爲之給薪水供草料及至虜退而論功

方且虛張功次奪邊兵之鹵獲攘其首級以爲
已功是以邊城一聞京軍之來無不解體者爲
今之計繇邊一帶分定疆界專責邊將守禦不
得已而出京軍止用以爲邊城之聲援如大同
則於應州或渾源州立一大營宣府則於懷來
或保安立一大營其他遼東甘肅諸處皆然虜
少入寇則各邊自爲守戰虜大入寇方許奏請
京軍如虜寇大同京軍則於應州駐劄虜寇宣
府京軍則於懷來駐劄兵法先聲後實每調一
千則稱五千用以爲邊城之聲援非其力果不

能支而京軍不得貪功冒進、

唐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原皆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

臣按唐初大總管其後節度使即今總兵官之職名

德宗時陸贄上言竆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孰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繁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壤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强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劉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加之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

綏恒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拔棄城鎮以摇遠近之心。

贄又言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然衣糧所給惟止當身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隔絶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惟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

以流亡。經制所以耗匱。

宋制凡上軍遣戍皆本司整比軍頭司引對便殿。給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揀技精銳升補之。或退其羸老者。凡大祀有賞給。每歲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支。戍邊每季又加給銀鞋。環慶緣邊艱於爨給者。又有薪水錢。其役兵勞苦者。或季給錢。或川廣代還者。別給裝錢。川廣之補卒。或給時服錢。軍凡出外。率有口糧。

宋制。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爲藩籬之兵也。西北邊羌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塞者謂之熟戶。餘

謂之生戶其大首領爲都軍主有帳以上爲軍主其次爲副軍主又有以功次補者其官職給俸有差

四方夷落之情

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臣按夷者異類之總名而經史所謂蠻則多指南方之夷也夷狄之見於經者始於三苗所謂苗民者弗典禹謨益稷禹貢呂刑皆具焉帝舜受禪之初既首竄之于三危至禹治水時其竄者既丕叙其留者猶不即工故帝命禹徂征然猶逆命及禹班師而後來格於是考其善惡而

分背之焉今自巴蜀以東歷湖南非桂嶺雲貴數千里溪峝山箐之中有曰犵曰狑曰獠曰猓曰獞之類凡十數種皆所謂蠻也其間最輕捷者曰貓謊者謂此即三苗之後也然今之貓依山以居無有倫紀禮義觀禹誓辭數苗之罪謂其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則是時之苗蓋有國都官屬但其用舍顛倒而非若今世之苗若猿猱然無定居無常業不相統屬也國初於湖非川東立宣慰司者五曰永順曰保靖曰貴州曰思州曰播州又有宣撫司安撫司及招討司長官

司之設外此所謂軍民府及軍民指揮使司者又兼設土官以轄其夷人隨其地而設其官因其俗而爲之治善者授以職惡者分其勢是盖得有虞分背之義禹貢丕敘之義也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置黔中郡漢興改爲武陵郡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尺是謂賨布

臣按漢武陵郡即今常德澧辰沅等州郡是也

始皇三十三年發諸甞逋亡人贅僧賈人擊南越取其地置桂林南海象郡又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已并天下

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

臣按秦并百郡嶺南有三郡桂林今廣西地南海今廣東地象郡今安南地也夫非胡之勢實與南越不同西北之胡皆居中國邊塞之外有所限制則彼不能越其界而入我內地也惟越之地種類實多故有百越之名曰南越曰甌越曰閩越曰東越曰於越自秦漢以來所謂於越東越甌閩之類皆已久入中國與齊魯宋衛無異惟所謂南越者其地西連湖湘直抵滇貴牂牁巖嶠之地山深而地險猶有不盡歸王化者

時時爲郡邑居民害蓋今日湖南北廣東西其郡邑者錯列山嶺之間與蠻疍雜居但有險易之異耳時或竊發難於備禦非若西北邊塞之有限隔也

漢武帝時欲伐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言越方外之地剪髮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南方暑濕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音螫 毒也)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今以兵入其地必雖鬼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

兵糧之絕民苦兵事盜賊必起如使越豪人徽幸以逆執事之顏行（猶言爲行謂在前）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

臣按閩越今福建地其入職方已久非復漢時舊矣然劉安所言南方濕毒兵入其地不待兵刃先自病死與夫兵至則潛藏兵退則復聚持久則士卒疲勞民苦兵事今日湖南廣右雲貴其山箐之猺獞猫獠之情狀省民之受害實與漢時無異也

元帝初元三年珠厓儋耳郡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輙

發兵擊定之至是諸縣叛連年不定上謀於羣臣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今關東民困流離道路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駱越[illegible]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饑饉保元元也且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于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

臣按捐之謂非冠裳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

皆勿以爲臣竊以爲凡今日境土非
祖宗所有者則可用捐之之策若夫
祖宗所得天下旣入版圖者其可以與人乎
順帝永和初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服斯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其費

永和中侍御史賈昌與州郡討區憐等歲餘不克帝召百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荊揚兖豫四萬人

赴之李固駮曰荆揚盜賊盤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兖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至叛亡南州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遠涉萬里士卒疲勞非至嶺南不復堪鬭軍行日三十里而兖豫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兵猶尚不堪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

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閒破殄寇

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此數萬甲兵也）宜更選有勇

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

交阯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

反閒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祝

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

從固議即拜良爲九真太守喬爲交阯刺史喬至開

示慰誘竝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

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嶺外復平

臣按後世藩服郡守任用不久隨即罷去夷僚

不任是出
黄本尚矣
不甘

知其去任之速不可倚仗而後來之吏又未必然徃徃疑信相半故雖暫服而復叛也請以今廣西左右兩江言之兩江地方二三千里其所轄狼兵無慮十數萬今設為府者四為州者三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為之而佐貳幕職參用流官故今百餘年間未聞有屯聚侵掠者而所以為州縣害者皆是不屬土官管束之人錯雜州縣間者雖或亦有有司帶管及設土官巡檢者然流官無權彼知其不久而輕玩之而所謂土巡檢者官卑力薄不足以相鈐制臣

懸莫急於立土官請用左右兩江之例而徼寓
夫設立軍衛之意蓋左右兩江府州之設專以
其地屬之一姓臣所謂徼寓設立軍衛之意者
衆建官而分其權也凡今猺獞與編民雜居州
縣之間但彼依山菁以居耳今宜 特勅內外
大臣躬臨其地召集酋豪諭以
朝廷恩威將授以官如左右兩江土官例俾其
子孫世享之意有能率其種類五百名以上內
附者即授以知州之職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
判官吏目等官其官不拘名數亦如衛所之制

既授其役同不須勘實官給以冠服遣官屬以騶從鼓樂送歸所居給俾其擇地立爲治所合衆力成之既成具　奏請印俾推其中一人爲衆所信服者掌印則彼受

朝廷爵命必知所感慕而同類咸尊敬之有不伏者彼仗　國威併力除之不難矣積久成俗彼皆慕華風習禮教況衆設其官勢分力敵自足相制不能爲亂而自相爭訟者須呈申上司

奏

朝廷則

國家之勢益尊不勞兵戈。而一方安靖矣。然所慮爲後日患者地界不明異時不能無爭耳宜乘其初即遣官會同土酋分立地界或以溪澗。或以山阜。就於界上立石爲識大書深刻于土。曰某至某爲有司界。至某爲土官界。中民地有深入其境者。即以外地無徵者與民易之。隨其廣狹。不復丈量其土酋所領地就俾認納稅糧。定爲額數日後不得有所加增如此處置。庶幾永無患乎。

唐貞元中廣西黄洞首領黄少卿者攻邕管及陷欽

橫貴等州屢服屢叛長慶初經略使嚴公素復請討之兵部侍郎韓愈建言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楊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討不為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請為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為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臣 接敕鎮守都憲督責藩臬帥閫及守令將領嚴束所部軍民不許與賊交通凡軍民人等有入山峝生理者許其赴官告知辦載其物赴其山峝貨賣官司給與印帖爲照無帖者不許責令供給不敢將帶違禁器物惟許取其生口米穀土物不許受其銀兩及其地所不產其物違者枷號示衆沒入其財物親屬隣保知情不首罪同有首告者給以其財物三之一 如此則彼得物無所售而不擄質以求財而殺人以立威矣又聞近年以來其間城邑暮夜多有爲賊所

竊入者非殺虜官員掠去印信輒避罪不以聞推原其故非彼之有能乃吾之無備也宜令守鎮都憲丘備等官規畫城池守備之法行下軍衛有司俾其遵守則永無失矣今後凡有城池去處責令軍衛有司正佐官僚寫立領狀責其與城相爲存亡有失陷者決不輕恕則彼知罪責深重不敢輕忽則賊不能盜入矣

臣按唐虞之世東西北三邊之夷皆不經見而首見於經者南方之苗也然三方之夷皆一面臨邊夷居外而其中乃王土也惟南徼之地則

夷人錯居王土之中。與居民相雜。故其害及民尤易。非若三邊之寇。其來有時。其侵有處。其行有程。先時可以爲備。臨時不至於倉卒失措

仁宗時狄青請擊儂智高。願得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樞密使高若訥言蕃部善射。耐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驅破之。必勝之道也。青卒用騎兵破賊

張栻知靜江府奏本部備邊之郡九。而邕管爲最重。邕之所管幅員數千里。而左右兩江爲最重。自邕之西北有牂牁羅甸。自杞而西南有安南諸國。皆其所

當備者然邕之戍兵不滿千人所恃爲籬落者惟左右兩江溪峒共八十餘處民兵不下十萬首領世襲人自爲戰去邕管近者餘三百里遠者近千里所恃以維持撫治之者惟提舉盜賊都巡檢四人各以戍兵百餘爲溪峒綱領可不遴選其人謹擇其士以爲遠方久遠之計哉

臣按唐分嶺南地爲五管而桂邕容三管地屬嶺南西道在

本朝割容邕西之地屬廣東而廣西實全得桂容二管及容管之少半邕卽今南寧府其地控制

左右兩江實爲安南咽喉之地

國初因前代之舊設太平田州思明鎮安四府龍州等七州宣德中又陞思恩州爲府用其土人爲守長佐貳幕職則用流官惟太平府全用流官而其屬州仍其舊俗凡此羈縻州郡而內歲次有領世襲人自爲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遇有征發亦賴其用但今控制之威僅有南寧驅象三衛太平一所似乎單弱請如張嶽所言添令無事時於此地屯兵以爲重鎮遴選守將謹護其土以爲久遠計用以銷變於未然

安南古交阯也秦幷天下於此置象郡秦亡南海尉趙佗擊幷之漢置九郡九眞日南象三郡是爲交阯地後女子徵側反遣馬援平之立銅柱爲漢界唐始分嶺南爲東西二道置節度立五管安南隷焉五代劉隱幷其地以爲交阯節度使其後管内大亂有丁部領者定之其子璉内附宋封爲交阯郡王（交人封王自此始）傳子璿爲黎桓所奪淳化四年封桓爲王桓卒子龍鉞立其弟龍廷殺鉞而代之龍廷欲修貢安撫使邵曄以聞眞宗曰遐荒異俗不曉事體何可怪也仍封爲王賜名至忠爲其下李公蘊所奪即封公蘊爲

王李氏傳八世至昊旵闔人陳日煚爲其壻遂有其
國

臣按交阯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五代時
爲劉隱所并至宋初始封爲郡王然猶稟中國
官爵勲階如所謂特進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
觀察等使及賜號推誠順化功臣皆如內地之
臣未始以國稱也其後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猶
稱安南道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下因以
高麗真臘視之不復知其爲中國之郡縣矣李
氏傳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焜爲黎季犛所

篡季犛上表竄姓名爲胡一元二子蒼易名查詐
稱陳氏絕嗣、查爲甥、求權署國事、我
太宗皇帝從其請、踰年、陳氏孫名添平者、始逃至
京、愬其實、季犛乃表請迎添平還以國、
朝廷不逆其詐、遣使送添平歸、抵其境、季犛伏
兵殺之、并及使者、事聞、
太宗備告于天地神祇、聲罪致討、遣征夷將軍朱
能等征之、能道卒、命副將張輔總其兵、生擒季
犛及其子蒼澄、獻俘京師、詔求陳氏遺裔立之、
國人咸稱季犛殺之盡、無可繼承者、僉請復古

郡縣遂如。今制立交阯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一如內地、後有黎利者、乃夷中之夷也、中官庇之、遂致猖肆、上表請立陳氏後、

宣宗皇帝謂此

皇祖意也、遂棄之、卽棄其地、俾復爲國、嗚呼自秦并百粤、交阯之地、已與南海桂林同入中國、漢武立嶺南九郡、而九眞日南交阯與焉、在唐中葉、汀、循之人仕中國顯者猶少、而愛州人姜公輔已仕中朝、爲學士宰相、與中州之士相頡頏矣、奈何世歷五代、爲土豪所據、宋興不能討之。

遂使茲城淪於夷狄之域而爲侏𠌯藍縷之俗三百餘年而不得與南海桂林等六郡班班然衣冠禮樂以爲聲名文物之鄉一何不幸哉其間宋人雖一逐其王元人雖再入其國都而終不能有我

太祖皇帝開國之初陳氏首先納款

太祖著之祖訓不許後人伐其國陳氏爲賊臣所戕

太宗皇帝體

高皇之意不絕陳氏之嗣遣使送還其國賊臣乃

殺之并及使者不得已興師平之求陳氏後不
可得乃用漢唐故事復立郡縣而守臣不謹遂
至夷獠復肆而黎利者以求得陳氏後爲辭
宣宗皇帝體
文皇之心卹復繼陳氏之絕不逆黎利之詐遂爲
所蔽羣臣屢請興兵討之
章皇帝念
聖祖之垂訓因置不問而九眞日南之域秦漢以
來之遺民既得見天日而又淪於陬谷之中何
其重不幸哉竊惟今日疆域遠踰有宋並于漢

而不及漢者以失嶺外此三郡也幸而得之而又失之。似若可惜然守祖宗之訓而不愆不忘此繼述之大孝守成之大體也所可惜者一方之民重不幸耳。安南疆域在秦漢爲三郡地今其地東起廣東之欽州迤西歷廣西之左江至雲南之臨安元江爲界欽以東海道與之對境欽之西乃南寧府界南寧之東南思明府所屬上思州忠州上下石西諸州太平府所屬龍英太平安平上下東諸州皆與之接境而龍州乃其所必由之路。而憑祥縣

則其要害也鎮安有所屬有歸順汲下雷峒亦與之接境二峒迤西則雲南界矣臨安之阿迷州左能寨等九長官司皆與退界元江有水路通之而蒙自縣則其所必由之路也其道路在廣西則由太平府歷龍州及憑祥縣抵其諒山府至其所稱東都者可七日程在廣東則自欽州西南一日至其永安州由玉山等處至其東都可五日程在雲南則由臨安府經蒙自縣河底之蓮花灘至其東都可四五日程此中國與安南邊境之大略也

○以上言南夷

臣按戎狄猾中國王而取中國地周之時已有之然不在成康之世而在幽王之時使幽王不寵褒姒而其臣申侯不與犬戎交通則彼犬戎者固不敢越封疆而入吾內地況又敢剸办於中國之天王哉

匈奴之先自淳維在殷時奔北方至周末七國時而與燕趙秦三國爲邊鄰秦滅六國始皇遣蒙恬北擊胡悉逐出塞收河南地渡河以陰山爲塞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秦北徙至秦亂

稍渡河與中國界於故塞後爲其子冒頓射殺之而自立爲單于遂東而滅東胡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侵燕代悉復秦所奪匈奴地其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其諸夏爲敵國其姓世官號可得而記曰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犂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犂今胡言猶謂爲騰乞里即撐犂也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

臣按此北狄之在前漢者自洪武永樂以來其

酋如本雅失里馬哈木阿魯臺朶而只伯之輩皆駑才下乘惟脫歡者挾脫脫不花以肆毒其子也先繼之已巳之變乃吾謀臣之誤也使當時聽大臣言遣一裨將禦之不過旬日彼自去耳若夫統幕之還分爲數管使彼不知所攻不終日入懷來城矣當是時虜悉其部落并脇兀良哈海西諸部皆來不滿四五萬自是以後也先爲哈剌所殺哈剌爲孛來所殺孛來之後毛里孩癿加思蘭之徒皆是自相屠戮未有父子繼世者

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臣于
蠕蠕種裔繁衍至吐門遂彊大更號可汗猶單于也
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隋末始畢可汗
咄吉嗣位華人多往依之控弦且百萬戎狄熾彊古
未有也唐高宗起太原遣使往聘與連和

宋祁曰隋季世虛內以攻外生者罷道路死者暴
原野天下盜賊共攻而亡之當此時四夷侵中國
微而突厥最彊控弦者號百萬華人之失職不逞
者往從之且為之謀導之入邊故頡利自以為彊
大古無有也高祖初即位與和因數出軍助討賊

故詭臣之贈予不可討虜見利而動又與賊連和
殺掠吏民於是掃國人寇薄渭橋騎逼蒙京師太
宗身勒兵顯責而陰問之戎始內阻不三年縛頡
利獻北闕下霆掃風除其國遂墟

回紇其先匈奴也元魏時號高車部或曰勅勒訛爲
鐵勒其部落曰袁紇薛延陀等凡十有五種皆散處
磧北至隋曰韋紇其人驍彊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
善騎射喜盜鈔臣于突厥突厥資其財力雄北荒後
韋紇叛突厥自爲俟斤稱回紇姓藥羅葛氏居薛延
陀北娑陵水上距京師七千里衆十萬勝兵半之突

厥回紇甚惟回紇與薛延佗爲最雄彊其後攻薛延陀
服遂并有其地遂南踰賀蘭山境諸河天寶中有裴
羅者自稱骨咄祿毘加闕可汗南居突厥故地悉有
九姓之地斥地愈廣東極室韋西金山南控大漠盡
得古匈奴地後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鷙猶鶻然
大明一統志曰北胡種落不一夏曰獯鬻周曰玁狁
秦漢皆曰匈奴自漢以來匈奴頗盛後稍弱而烏桓
興漢末鮮卑滅烏桓盡有其地後魏時蠕蠕獨盛與
魏爲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滅之五代
及宋契丹復盛別部小者曰蒙古曰泰赤烏曰塔塔

兒各據分地既而蒙古兼并有之遂入中國傳十四
世遁于沙漠傳子愛猷識理達獵　古思帖木兒爲
也速迭兒所殺其部屬皆奔散來附洪武二十五年
遣將劉興往討其罪追至王撒撒兒山大敗之自是不
敢近邊者十餘年永樂間有本雅失理者及其下馬
哈木阿魯臺奉貢惟謹因封馬哈木爲順寧王阿魯
台爲和寧王已而叛服不常遣使諭之不悛　上親
征之諸胡始平本雅失理悉率其部屬來朝願居京
師宣德中馬哈木攻殺阿魯台欲領部落人心不服
乃求脫脫不花立爲王居沙漠之北馬哈木子脫懽

脫懽子也先居沙漠之西非瓦剌地

臣惟我

朝都于幽燕蓋

天子自爲守也前此都此者若金若元皆夷也而夷居於近夷之地將以瞰中國而內侵也而我

朝則居中國之盡處而非臨邊夷我之所以拒而制之者固重而要而彼之所以來而侵者亦速而近所以思其患而預爲之防者此漢唐尤宜倍加意焉

大明一統志曰兀良哈本春秋時山戎地秦漢爲遼西

郡北境漢爲奚酋所據東漢征敗之走匿松漠開後

魏之先復居于此號庫莫奚後服屬契丹元爲大寧

路北境

本朝洪武二十二年征敗北胡來降者衆詔以兀良

哈之地置泰寧朶顏福餘三衛以處之爲東北外藩

命其長爲指揮司指揮同知各領其部

臣按自古北狄種類甚多今三衛所居在古東

胡地東胡在古有鮮卑奚契丹等種不一今則

不復識別以所居觀之其奚種歟今衛有以福

餘名者古有扶餘國在玄菟北千里或是其遺

種不可曉也永樂初棄大寧地與之今其地密
京師歲歲朝貢不絕用爲藩屏矣彼雖內附日
久然終是夷類往往隨盛衰以爲向背景泰初
三衛爲虜所驅竄名虜中隨之來貢我所以待
之者比其常例加優數倍彼乃憤然謂我畏彊
而慢弱遂堅從彼之心其後建州董山亦以宴
賞厚薄之故而叛請自今以後三衛所來朝比
諸夷優加禮待仍
詔之遇有荒歉許其來告遣使振䘏之頭目中
有牙幼孤者優軍官依給例一體賞賚則彼感

我深恩永爲捍蔽矣

○以上言北狄

漢武帝元朔三年張騫自月氏還具爲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窴于窴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曰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

與大夏同度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揵爲發閒使四道並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北閉氐筰南閉巂昆明殺畧漢使終莫能通騫又言于武帝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

以來居故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自是西域始通於漢凡三十六國

臣按此自秦漢以來通西域之始

光武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不許諸國侍子久留燉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請都護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

臣按自漢遣張騫通西域後而中國帝王嘗全

歷代往往遣使遠通西域、在漢則爲大宛烏孫
于闐龜茲月氏諸國、在唐則爲高昌焉耆龜茲
于闐天竺諸國、在宋則爲天竺高昌大食于闐
龜茲諸國、在
本朝則爲哈密火州亦力把力撒馬兒罕哈烈
于闐諸處、夫古今所謂西域者、土壤山川不改
其舊、但其名稱隨世更改、惟所謂于闐者、自漢
以來恒不改其舊稱焉、今所謂哈密赤斤蒙古
罕東安定阿端曲先、皆前代中國之邊境、所謂
燉煌酒泉伊吾之故地、洪武永樂中、因其土酋、

內附立以爲衛其地處吾近邊灣以北虜不可棄以外虜覘之使爲虜用是亦漢人斷匈奴臂不使得以通羌之一策也

唐書土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於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窣野

臣按唐書謂吐蕃散處河湟江岷間河湟即今陝西西寧河州等處江岷即今陝西岷洮州及四川松茂等處也

大明一統志西番卽吐蕃也其先本羌屬散處河湟江岷間其酋發羌唐旄等居析支水西後有樊尼者西濟河踰積石居跋布川或邏婆川隋開皇中有論贊索者居牂牁西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旣而滅吐谷渾盡有其地至唐末衰弱種類分散入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宋時朝貢不絕其首領喃廝囉始居鄯州後徙青唐神哲高宗朝皆授以官元憲宗始於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又於四川徼外置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等處宣撫司世祖時復郡縣其地設官分職以吐蕃僧八思巴爲大寶法王帝

師領之嗣者數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

本朝洪武六年詔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遂置五衛門建官賜印

臣按吐蕃之地北起陝西之河湟洮南歷四川抵雲南西北之境洪武六年立都指揮使司者二烏思藏朶甘也指揮使司者一隴答衛也七年又置宣慰司者三朶甘及董卜韓胡長河西魚通寧遠也置招討司者六萬戶府者四千戶所者十有七此皆在化外之境歲通朝貢而已

自有西僧以來此屬不爲邊患遇有寇盗

朝遣僧諭之尋卽解散若夫邊徼之內如陝西之岷州洮州四川之龍州黎州諸處人雜氏羌是皆吐蕃之種落久已內屬悉聽官府約束不復生梗惟所謂松蕃者其地險隘饋餉爲難生蕃頑獷屢爲邊害所以遏絕之者猶未得其要蓋其地瘠而人貧性躁而無常然俗頗尚僧請下羣臣議隨其俗以爲治於今屯軍去處依岷州例建一大剎擇蕃僧中之有道行爲衆所信服者授以誥印職名俾守其地每歲遣人賞

黎仍於威州或茂州立互太嘗遣前時將卒於
牛羊撫其要害通其互市如此則可以少紓
蜀人輸運之苦而息邊境劫掠之患矣以上西卷
漢武帝元狩元年始通滇國元封二年始置益州郡
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戶內附
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冊
南詔爲王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能相統蒙舍
詔最在南至皮邏閣浸彊大乃求合爲一朝廷許之
徙居大和城宋熙寧九年大理遣使貢方物政和九
年封其酋爲大理國王元憲宗三年平大理並爲三

十七郡、世祖自西蕃入大理平雲南遣將招降其酋長遂分三十六路四十八甸、皆設土官管轄、以大理金齒都元帥府總之、

本朝洪武十七年立爲麓川車里二宣慰使司、此外又有孟養木邦緬甸老撾八百大甸宣慰司、其與麓川車里皆是百夷之種類也、

臣按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爲西南夷、唐末爲南詔所據、後爲蒙段二氏所有、自爲一國、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

本朝立爲番府、命黔國公世守之、今其雲南楚

雄臨安大理等府，設置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車里等處爲西南夷，亦猶漢特自成都而覘滇池也

國初止立麓川車里二宣慰司，今則爲宣慰司者凡七焉，七者皆百夷之地，而惟麓川最大且要，正統中以思任發梗化，降爲隴川宣撫司，大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爲關，以車里爲蔽，而達于八百，其西以永昌爲關，以麓州爲蔽，而達于木邦，西南通緬甸，底于南海，東南通寧遠，而境平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乎吐蕃，所以制馭

之者與南蠻非狄不同葢彼去中國遠甚其有叛亂不過梗化虧欠歲貢而已不足爲中國輕重也爲今之計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衝命將一員統軍於此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爲人所煽惑引誘設爲互市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齎載以來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敢輕自棄絕矣 以上西南夷

大明一統志女直古肅愼之地在混同江之東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曰黑水靺鞨唐初渠

長阿固郎始來朝後乃臣服開元中以其地爲燕州置黑水府其後栗末靺鞨盛號渤海黑水皆役屬之又其後黑水浸弱爲契丹所攻黑水復擅其地即金鼻祖之部落也初號女真後避遼興宗諱改曰女直臣屬於遼部族散居山谷至阿骨打始大昜部建國曰金滅遼設都於渤海上京至海陵改爲會寧府金亡歸元以其地廣濶人民散居設軍民萬戶府五鎮撫北邊曰桃溫曰胡里改曰斡朶憐曰孛苦江分統混同江水達達及女直之人有合蘭府水達達等路以總攝之迨入

本朝悉境歸附、自開元迤北、因其部族所居、建置都司一衞一百八十四所二十、官其酋長爲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鎭撫等職、給與印信、俾仍舊俗、各統其屬、以時朝貢、

臣按女直其人有生熟之異、其地有水陸之殊、又有所謂野人者、

國初猶未內附、至永樂二年、始立建州必里兀者、兀者左右後赤不罕屯河安河八衞、三年又置毛憐鹿兒文失里綿奴兒干堅河撒力六衞、四年又置古賁河及兀者前至[illegible]等三十九

衛五年又置阿古河至甫門河等三十一衛六年又置納木河至薛列河等三十衛其奴兒干都司則七年置也自卜魯兀至塔麻速等十七衛亦於是年置焉木興河至于葛稱哥十一衛則八年置也督罕河及建州本至於弗提十四衛則十年置焉十一年置一斡朶倫衛十二年又置哈兒分等十二衛十三年又置渚冬河等四衛十四年又置吉灘河等二衛十五年又置阿真同真等三衛既有建州又有左衛正統間又置右衛既有益實塔山至此又各置左衛與

夫阿塔赤河城討溫慈又皆正統間所置也其爲千戶所凡二十處此外又有所謂地面者凡五十有八古人謂女直不滿萬滿萬則不可當以今日觀之凡爲都司者二爲衛者二百八十四爲所者二十又有地面五十有八其人豈止萬人哉我

文皇帝神謀睿算悉分而散之使之力足以自立勢足以相抗各授以官職而不相統屬各自通

朝貢而不相糾合是以百年以來無東北之患其間惟建州兀者毛憐三者部落頗衆時或竊

公於此反覆詳切亦可概見其微隱者

犯邊境，往往生于邊將之貪功生事，或撫馭不以道，或誅求之過其分，請擇人以爲將帥，使之無事而預備之，先事而調和之，因事而切責之，不責之以非常之禮，不徇以分外之求，如此則畏威懷德，而東北無夷虜之患矣，

漢書武帝元封三年，初定朝鮮，爲樂浪臨屯玄菟眞番四郡，

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

唐書高麗本扶餘別種，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

距百濟西北度遼水與營州接北靺鞨其君居平壤城亦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

大明一統志朝鮮國周為箕子所封之國秦屬遼東外徼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定朝鮮為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昭帝并為樂浪玄菟二郡漢末為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永嘉末始為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高璉居平壤城即樂浪郡也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在鴨綠水東南千餘里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地益廣并古新羅百濟而為一遷都松岳以平壤為西京其後

子孫遣使朝貢於宋、亦朝貢遼金、歷四百餘年、未始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畫慈悲嶺爲界、

本朝洪武二年、王顓表賀、

太祖卽位、賜以金印誥命、封高麗國王、二十五年、其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更名旦、徙居漢城、遣使請改國號、

詔更國號曰朝鮮、其國分八道、分統府州郡縣、

臣按高麗自爵侯建國、至是八百餘年、始易三姓、在唐以前、所謂高麗者、止是一國、五代以後、

乃併三韓、百濟而一之、在勝國時、猶有耽羅、今耽羅亦爲所有、其土壤比隋唐往征之時、已數倍矣、然其國頗尚禮讓、安分守自入

國朝以來恭順

朝廷、四時朝貢、不廢禮節、

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改名曰日本、以其近日所出也、

臣按

皇明祖訓所列、諸夷國名、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而於其下註曰、日本國雖朝貢、實通姦臣、謀爲

不軌、故絕之、蓋以此國其人雖粗知文字、而心
實狡詐、海外諸蕃、如占城眞臘闍婆之類、皆未
嘗爲邊境患、惟此一國居海之中、在勝國時、許
其互市、自四明航海而來、艨艟數十、戈矛劍戟、
莫不畢具、出其重貨貿易、即不滿所欲、燔焫城
郭、鈔掠居民、海道兵卒、無以應之、往往爲海邊
州郡害、
聖祖灼知其故、故痛絕之、故於山東淮浙閩廣緣
海去處設爲衛所居多、大抵爲倭故也、宣德以
前彼猶出沒海濱、以爲民害、正統以後蓋罕有

至者矣、向時因風候遣舟師由海道以備之、近乃於緣海都司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摘撥官軍、專以備倭為名、操習戰舡、以為防備、是以數十年來彼知吾有備、不復犯邊、或數十年來

朝貢

朝廷亦以其恭順之故而禮遇之、

刼誘窮黷之失

漢文帝時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阸選蠕（謂動也）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

内安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内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堠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

臣按司馬氏載是語於律書之首以見帝天性純粹美尚德化而不務兵戎有制禮作樂之具

也

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讐也

主武帝而以談兵誅之也

太后以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單于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

胡寅曰魏相之疏止無名之兵弭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墻之憂實經國之遠猷宰相之

能事也其有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則賢者或以爲難也

臣按蔡邕謂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患胸背之瘭疽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欲伏虜又曰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亦已危矣況得失不可量乎此皆要言惜帝不能從卒致大敗

葉適曰高麗本微賤不足論然隋唐之所以興亡節目關係却在此隋文帝漸合天下爲一其時突厥已自稽首承順煬帝巡遊親至突厥帳偶因高

麗之使在啓民所緣裴矩一言遂成此禍裴矩見天下大勢已合亦欲高麗效朝貢以見其得意而不知大亂之端乃發於此

唐太宗欲自征高麗遂良復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衆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幼稚諸王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也羣臣亦多諫者上皆不聽

太宗征高麗房玄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

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
死有餘責乃上表曰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
奏素膳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
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
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爲中國患
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
外爲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
許高麗自新焚凌波之舡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
賴遠肅邇安

玄宗天寶六載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

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所欲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

天寶十三載劍南李宓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瘴疫饑死十七八乃

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胡寅曰楊國忠鮮于仲通閣羅鳳之隙喪師幾二十萬高仙芝擊大食喪師三萬安祿山討奚契丹喪師六萬前此楊忠最討反蠻所殺又十二萬夫爲天養人者天子之職也將帥殺之如此而明皇不知失職久矣其能免乎

臣按自春秋以後世之盟者鮮矣德宗以聽小人之言而與吐蕃盟雖以百戰功臣如李晟者屢言之而不見聽卒墮戎夷之計而爲所笑幸

而不盡如其計使其計果行則李晟既已為所離間矣而又失渾瑊馬燧德宗豈不至於又出幸耶

元豐五年廣南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民作亂上曰默意欲用兵耳兵大事極須謹重向者郭逵征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入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天下大事蓋常起於至細

臣按宋徽宗用蔡京王黼言任宦者童貫開邊遂至九廟丘墟社稷淪亡人君之舉事用人切

不可不深長思慮毋徒快一時之欲殉一人之私以啓九族之禍戕億兆之命貽千古之羞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擊日本兵十餘萬歿于海島還者僅三十人

臣按緬何接於百夷占城隔乎交阯爪哇日本皆在炎天漲海之外地勢不相接也兵力不相及也而必征之何哉利其所有耳蓋聞此諸國多珠貝寶石之類欲得之耳嗚呼世祖爲此豈復有君人之道哉

延陵顏季亭會通父校